·医学英语·

国际医学外语文献翻译与健康传播教育

王宗忠[1]　阮俊斌[1]　薛文隽[1]　周恩[2]
[1]上海健康医学院外语教学部，上海　201318；[2]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
通信作者：王宗忠，Email：wangzz@sumhs.edu.cn

【摘要】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发表了大量与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相关的医学外语文献，但囿于语言与翻译屏障，这些医学研究成果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健康传播、健康教育效果受阻。文章基于跨学科视角，按照健康传播学“5W”模式构建国际医学外语文献翻译路径，以打破健康传播教育过程中的语言壁垒。本研究认为，翻译和传播国际医学外语文献能够提升我国国民健康素养水平，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康与医疗知识需求；医疗译者同时身兼健康传播者的社会角色；外语与翻译研究应该主动融入健康传播学科，合力为我国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事业做出知识增量的贡献。

【关键词】 健康传播；　健康教育；　医学外语文献；　翻译；　健康素养；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中图分类号】 R19；H059；G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40064）；2021 年上海健康医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E3-0200-21-201011-11）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10718-01507

On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Wang Zongzhong[1], Ruan Junbin[1], Xue Wenjun[1], Zhou En[2]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318, China; [2]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Zongzhong, Email: wangzz@sumhs.edu.cn

【Abstract】 World-renown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f medicine have published tremendous amounts of medical literature 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s (PHEIC). Whereas due to language barriers, these medical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translated automatically and promptly into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hence the effec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remains blocked. The paper,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ttempts to explore a route to translate international medical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based on the "5W" the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iming to break language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The paper asserts that population's level of health literacy could be improved and people's demand for various health and medical knowledge could be well satisfied by means of translating and communicati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literature to the public; medical translators are identified as health communicators as well;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interact and integrate with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hus make joint contributions to its growth in China.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education;　Medical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Translation;　Health literacy;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s

Fund program: Planning Fund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20YJA740064); 2021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E3-0200-21-201011-11)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10718-01507

近20年来，伴随一系列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不断涌现，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医学外语文献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但囿于语言与翻译屏障，这些国际医学研究成果并未及时地转化为国内大众人群的健康知识，健康传播、健康教育效果受阻。考虑到西方现代医学的体系化、科学化、职业化特征[1]，将发表于*The Lancet*、*The BMJ*、*Nature*等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的医学外语文献经过检索、遴选后翻译成中文并通过合适途径进行健康传播，将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民健康素养水平。文章基于健康传播学与外语翻译学的跨学科视角，尝试构建国际医学外语文献翻译路径，以打破健康传播、健康教育过程中的语言壁垒，将健康传播教育内容的专业性与通俗性、普及性相结合；让国内受众易读、易理解、易接受国际权威医学外语文献中的专业医学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日常健康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进而为我国现阶段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事业做出知识增量的贡献。

1　问题的提出：健康传播面临语言挑战

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是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通过大众态度和行为的转变，降低疾病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的行为[2]。健康传播范式涉及“知信行”三要素，即知识传递、态度改变和行为达成[3]。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所有健康传播工作者（包括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神圣使命。健康传播具有多维特性，是医学与传播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健康传播还面临以下挑战。

1.1　提升健康素养存在外语屏障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是指人们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以做出健康决策的能力[4]。《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明确提出，到202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应不低于22%。当类似COVID-19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教育程度不高，尤其外语能力低下且不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知识的人群往往无法直接获取和阅读国际权威医学外语文献，无法全面了解与病毒认知、疾病预防、自我健康保护等相关的医学信息，也就无法实现良好健康行为的转变。外语能力的欠缺导致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下降，这无疑是提升国民健康素养的巨大屏障之一。

1.2　传者与受者间存在语言鸿沟

健康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传者的主动作用，改变受者与健康相关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健康传播除了向受者传递科学健康知识，还应当考虑受者的群体特征，例如可能影响他们行为改变的社会、文化、教育以及语言能力（包括外语能力）等众多因素。传者必须使用并通过受者能够理解的语码才能实现健康传播的目的，促成健康行为的发生。因此，只有转换传者视角，树立“对话”意识，不断完善“受众本位”的效果研究，才能把握不同人群的需求特征，开展精准健康传播，达成理想的传播效果[5]。在此过程中，需要一大批健康传播者发挥类似医疗译者的中介作用，才能有效实现外文语境下健康信息的转码与传播。

2　对策：翻译医学外语文献，助力健康传播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众多启示，也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亟须既懂医学又擅长外语翻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主动加入健康传播者队伍，及时跟踪、关注并汲取国际医学外语文献中的最新健康信息，经过翻译处理为我所用，为健康传播领域的知识增量做出持续贡献，助力促成国民健康行为的实现，以提升我国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事业的整体效果。作为传播学科的新兴分支，健康传播同样适用传播学先驱之一、美国学者Lasswell提出的传播学“5W”模式：谁（who）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向谁（to whom）传递了什么内容（says what），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传播者、媒介、受众、信息、效果[6]。其中，传播效果是整个活动的核心，而要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媒介形式至关重要，必须在传播对象即受众身上起作用才能达成既定目标。从医学外语文献翻译的角度来看，健康传播的受众面向所有社会个体，重点偏向外语

能力弱势群体。文章将重点从健康传播者(医疗译者)、健康传播信息(医学英语文献)、健康传播媒介(出版与新媒体)以及医学外语文献翻译策略的角度进行讨论,尝试构建国际医学外语文献翻译的有效路径。

2.1 健康传播者:医疗译者

医疗译者身兼多重社会角色,他们不只是传声筒(conduit),也是病人支持者(patient's advocator)、问题协调者(coordinator)、信息流管理者(flow manager)和跨文化调节者(intercultural mediator)。在抗击COVID-19这样的国际紧急卫生事件中,医疗译者还同时扮演了医疗团队语言顾问(language expert for the medical team)、共同决策者(joint decision-maker)、和谐医患关系共同构建者(co-builder of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以及中国经验共同传播者(joint narrator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等重要的医疗参与者角色[7]。一旦医疗译者从事医学知识、健康信息口译或笔译活动时,他们又被自动赋予健康传播者(health communicator)这一全新的社会角色。因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与健康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定义为健康传播,而翻译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翻译学可被视作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8]。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健康传播者的医疗译者,在选译、编译国际医学外语文献时,应当扮演好事实核查的"守门人"和"把关人"角色,必须引用官方媒体、权威国际医学期刊等作为健康传播信息的来源,从源头上避免与健康传播无关或者相悖的虚假信息,从而防止医学谣言的扩散。

2.2 健康传播信息:医学英语文献

医学知识传递是健康传播的核心要素及关键环节之一。在中国科协发布的2017《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中,中国网民对"健康与医疗"的搜索指数排名第一,占比为63.16%。由此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知识信息的渴求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诉求[9]。将国际医学外语文献中的医学健康信息进行翻译和传播,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康与医疗知识需求。以通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并获取的COVID-19医学英语文献为例,健康传播者可以从以下角度为受众翻译时效性较强的医学健康信息。

2.2.1 病毒认知

知名国际医学杂志 *Microbes and Infection* 早在2020年2月4日便在线发表了我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Pathogenicity and transmissibility of 2019-nCoV: a quick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emerging viruses*"[10]。该文详细介绍了新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的致病性、传染性,同时将其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其他10个新兴感染性病毒的致死率(case fatality rate)、基本传染数(R_0)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具有中等传染性,但其致死率似乎较低。在COVID-19暴发初期,翻译并传播该篇医学外语文献,可以及时地帮助人们正确认知病毒、消除恐惧,也能在提升民众信心方面起到巨大的心理安抚作用。

世界著名杂志 *The BMJ* 于2020年2月19日在线发表了述评文章"*Coronaviruses in animals and humans: controlling outbreaks will require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ir biology and behaviour*"[11]。该文告诉人们,其实新型冠状病毒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被发现,已经在动物界存在多年,但是从2002年起,该病毒开始发生变异,先后出现了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因此,翻译并传播该篇医学文献可以让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生物学特征有更好的了解,是一篇理想的医学科普和健康教育文章。

2.2.2 疫情应对

全球顶尖杂志 *Nature* 于2020年2月11日在线发表了文章"*What China's coronavirus response can teach the rest of the world*"[12]。该文介绍在COVID-19疫情初期,中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有力措施,例如武汉封城、航班暂停等方法来遏制COVID-19疫情的传播,而这些有效措施使疾病传播到中国其他城市的时间推迟了大约4 d。翻译并传播本篇国际文献可以让人们明白,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告诉全世界,早发现、早隔离是有效应对COVID-19疫情并减少感染病例的最重要因素。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 *The Lancet* 于2020年4月发表了述评文章"*Mass gathering events and reducing further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a political and public health dilemma*"[13]。该文指出COVID-19疫情大流行使得世界各国都面临着重大的政治、科学以

及公共卫生挑战。翻译并传播该外文文献则可以给人们带来启示，为有效应对COVID-19疫情，世界各国需要对大规模人群聚集活动进行有效监测和风险评估，以遏制该病毒在人际扩散和传播。

2.2.3 疾病治疗与预防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于2020年9月15日在线发表了综述文章“*Potential therapeutic options for COVID-19: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14]。该研究通过检索PubMed、Science Direct、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gistry等核心数据库的医学文献，针对COVID-19的主要药物治疗方法进行了系统性回顾，为医学界提供治疗参考。而翻译该论文则可以产生较好的健康科普教育效果，让普通民众也能大致了解最新的COVID-19治疗方案，从而有效缓解焦虑及害怕情绪。

此外，*Frontiers of Medicine* 于2020年9月在线发表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characteristics of 293 COVID-19 inpatient cases*”[15]。该文以武汉293名COVID-19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取中药与西药相结合的临床治疗方式，证明我国传统中草药在治疗COVID-19中也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很显然，翻译并传播该国际医学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能极大地提升国内民众的传统中医药文化自信，也提振了人们抗击COVID-19疫情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和意志。

2.3 医学外语文献翻译策略

健康传播者应当以受众为中心，注重受众人群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求，采取恰当的策略对国际医学外语文献进行有效的翻译处理。要让翻译的过程真正地面向受众，这样才能更好地跨越语言鸿沟，实现不同语码转换背景下的健康传播目的。翻译外文文献的方法有很多种，除了全译外，还有编译、摘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11种方法[6]。一般而言，当把国外优秀作品和科研成果引进国内时，可以适当采取编译的方法，以提高传播效果，加强中外文化互动并增进相互理解[16]。所谓编译，即指在翻译过程中额外地增加编辑的步骤和环节，根据翻译对象的特殊要求，对一篇或几篇原作进行加工整理后再进行统一风格的翻译。

针对不同类型的国际医学外语文献，需要选用差异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例如，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划分了42种不同的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其中，article（论文）属于原创性研究报告，包括发表在期刊中和在研讨会、学术会议中的研究论文、特写、简明通信、病例报告、技术说明或完整论文等；review（综述）主要对以前研究过的材料进行学术回顾，包含有关之前发表文献的评论论文和调查等；editorial material（述评材料）一般是指对个人、团体或某组织的观点进行阐述的论文，包括社论、访谈、解说词和个体之间的讨论、已发表论文的讨论、圆桌会议以及临床会议等；letter（快报）是读者针对过去发表的某个材料与期刊编辑之间的书信往来[17]。在翻译实践中，对于篇幅较长、话题相对专业的article、review等医学外语文献，适宜采用摘译、缩译或编译的策略进行翻译处理。而对于editorial material、letter这类短小精悍但又内容凝练的外文文献，则可以采取全译、编译或者综述的策略进行翻译。

2.4 健康传播媒介：出版与新媒体

当完成国际医学外语文献翻译工作后，需要借助多种媒介渠道进行健康传播，实现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针对医学外语文献译文的健康传播途径，既可以采取发行期刊、出版图书等传统途径，也积极鼓励采取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型传播渠道。在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为减少虚假信息的散布与传播，我国出版界应该不拘一格，加快编辑出版流程，以多种渠道收录和发布不同类型的文章，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和事态进展信息的快速分享与交流，为疫情防控、健康传播提供更好的应急学术出版交流与信息资源共享环境[18]。

与此同时，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已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应更多地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广泛的健康传播。例如，微博和微信是现阶段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为健康传播、健康教育媒介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学术团体、健康传播研究所、外语翻译学会等社会团体、学术组织普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这些自媒体平台都可以成为发布与传播国际医学外语文献译文的较好渠道。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型健康传播媒介，都要共同致力于将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或者社会公共话题，在与受众读者的互动交流中建构健康传播的社会文化共鸣，以取得较好的健康传播效果。

3 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健康传播研究开始得到关注并获得持续发展。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现已成为医学、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核心，但仍然处于学科建制的探索阶段[19]。近年来，海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范式呈现跨文化、跨学科演变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议题开始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20]。相比之下，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对不同学科的吸纳程度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医学、公共传播学者占绝大多数，其他学科背景所占比例偏低，学科之间也缺乏交叉及合作[21]。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健康传播、健康教育领域，至今鲜有外语学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组织地开展医学外语文献翻译并进行有效传播，可以成为外语、翻译学科主动参与并融入健康传播学科的突破口。翻译与传播国际医学外语文献有助于提升我国国民健康素养的整体水平，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康与医疗知识需求。医疗译者身兼多种社会角色，同时也应当参与健康传播工作，成为积极的健康传播者。总之，外语与翻译研究应该充分发挥学科特色优势，主动融入健康传播学科，助力打破健康传播过程中的外语语言壁垒，合力为我国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事业做出知识增量的贡献。希望文章抛砖引玉，引起该领域更广泛、更深入的跨学科融合研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王宗忠：研究设计、撰写论文；阮俊斌、薛文隽：资料核对、质量监控；周恩：审定论文

参考文献

[1] 王维佳.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2）：58-67. DOI: 10.13885/j.issn.1000-2804.2020.02.007.

[2] Rogers EM.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J]. Am Behav Sci, 1994, 38(2): 208-214. DOI: 10.1177/0002764294038002003.

[3] 刘双庆，李云帆. 健康传播视域下健康类图书发展路径探析：以《只有医生知道》为例[J]. 中国出版，2013（19）：33-35. DOI: 10.3969/j.issn.1002-4166.2013.19.010.

[4] 傅华，施榕，张竞超，等. 健康教育学[M]. 3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5] 芮犖，刘颖. 健康传播效果研究的缺失与路径重构[J]. 新闻与写作，2020（8）：59-67. DOI: 10.3969/j. issn. 1002-2295.2020.08.009.

[6] 胡兴文，巫阿苗. 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受众的翻译出版路径[J]. 中国出版，2014（2）：34-37. DOI: 10.3969/j.issn.1002-4166.2014.02.007.

[7] 郭聪，杨承淑，林红，等. 抗击新冠肺炎彰显医疗译者多重角色[J]. 上海翻译，2020（4）：18-23. DOI: 10.3969/j.issn.1672-9358.2020.04.004.

[8] 顾俊玲. 外语+科技：复合专业打造科技翻译人才[J]. 中国科技翻译，2018，31（3）：36-38. DOI: 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18.03.011.

[9] 封雪，姚勇，栾纪梅，等. 人文精神引领公立医院健康传播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医院管理，2019，39（12）：95-96.

[10] Chen JL. Pathogenicity and transmissibility of 2019-nCoV: a quick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emerging viruses [J]. Microbes Infect, 2020, 22(2): 69-71. DOI: 10.1016/j.micinf.2020.01.004.

[11] Ng LFP, Hiscox JA. Coronaviruses in animals and humans [J]. BMJ, 2020, 368: m634. DOI: 10.1136/bmj.m634.

[12] Cyranoski D. What China's coronavirus response can teach the rest of the world [J]. Nature, 2020, 579(7800): 479-480. DOI: 10.1038/d41586-020-00741-x.

[13] McCloskey B, Zumla A, Ippolito G, et al. Mass gathering events and reducing further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a political and public health dilemma [J]. Lancet, 2020, 395(10230): 1096-1099. DOI: 10.1016/S0140-6736(20)30681-4.

[14] Sarkar C, Mondal M, Islam MT, et al. Potential therapeutic options for COVID-19: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Front Pharmacol, 2020, 11: 572870. DOI: 10.3389/fphar.2020.572870.

[15] Shu ZX, Zhou YN, Chang K,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characteristics of 293 COVID-19 inpatient cases [J]. Front Med, 2020, 14(6): 760-775. DOI: 10.1007/s11684-020-0803-8.

[16] 王家根，陶李春. 传播学视角下的严复编译研究：以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2019，32（4）：12-15. DOI: 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19.04.004.

[17] 林歌歌，侯海燕，胡志刚. 期刊数据库中文献类型的划分与比较[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4）：418-425.

[18] 程冰，檀博，孟连生，等.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国内外专业文献出版情况分析[J]. 科技与出版，2020（4）：40-45. DOI: 10.16510/j.cnki.kjycb.2020.04.005.

[19] 余榕. 我国健康传播研究进路与前沿态势的可视化分析[J]. 宁夏社会科学，2018（1）：250-256. DOI: 10.3969/j.issn.1002-0292.2018.01.039.

[20] 苏婧，李智宇. 超越想象的贫瘠：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J]. 全球传媒学刊，2019，6（3）：4-33. DOI: 10.16602/j.gmj.20190023.

[21] 喻国明，路建楠.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J]. 当代传播，2011（1）：12-13.

（收稿日期：2021-07-18）

（本文编辑：张学颖）